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張忠運 馬令勛著

女兵風雲



351
5
風 雪 兒 女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張忠運 馬令勛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小說的主要内容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鲁西南地区某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敌后斗争。小說中展现了不屈的人民怎样在反动军队的“清剿扫荡”以及地主还乡团等的血腥镇压下，进行一系列艰苦万状的英勇斗争。

封面設計：王 荣 光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701 字數 238,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frac{11}{16}$ 插頁2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2500册

定价(6)1.10元

目 次

第一章	炮声隆隆	1
第二章	临时兵站	26
第三章	風暴之前	46
第四章	雨夜	66
第五章	陰謀	98
第六章	詭計	133
第七章	封鎖	146
第八章	愛和仇	170
第九章	血战在万福河畔	194
第十章	暴風雪之夜	221
第十一章	首惡者必办	246
第十二章	深入虎穴	268
第十三章	宁死不屈	280
第十四章	拘捕	299
第十五章	铁孩子	312

第一章 炮声隆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魯西南湖西平原的田野間，呈現着一片严冬肃杀的景象，北風凜冽，路断人稀，有不少被主人慌忙收割时遺留下来的高粱、豆子、谷子和棉花等庄稼，早已完全干枯，在冷風的襲击下，索索颤抖着，干叶子發出一种嗤啦嗤啦的响声。时近傍晚，天空中有三三兩兩的寒鴉，呱呱哀叫着，由西而东的飞过去。

在一个大村子北面的田地里，走动着一个姑娘，看样子她有十七八岁，圓圓的臉龐显得有些憔悴，兩道柳叶似的又細又黑的眉毛下，閃动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穿一身綠地紫花的粗布棉衣，衣服已經破旧，但因当初新做时裁剪的很合身，破处也都縫补的非常整齐，看起来仍显得非常均称。她左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籃，右手拿把切菜刀，兩眼搜寻着附近的地面，不时地弯下腰去，原来她是在剗野菜哪。

在这种十一月的寒冷天，竟有人在荒野地里剗野菜，这真是稀罕事，不过这也实在是当时湖西区人民的真情实景。国民党反动派的几十万军队在五个月前侵占了这里，并且一直向西北

推进到一百多里路外的黄河岸边，这里变成了敌后，粮食大都埋在地下，没有埋藏的也被敌人抢走了，老百姓家里几乎粒米皆无，只好剜野菜度日了。在这寸草不生的隆冬季节，田野间除了那些生命力极强的麦苗儿在摇动着它那嫩绿的叶子外，是很难看到绿色植物的，哪里还有野菜可剜；这姑娘从晌午就从家里出来，现在太阳快落了，她的所有的收获是刚刚盖满篮底的几十棵“婆婆丁”，姑娘显然很疲乏了，她把切菜刀和竹篮子往地下一扔，叹了口气，颓然在地上坐下了。

“咦！这不是大凤么？”

姑娘正沉思中，冷不防被身后这个喊声吓了一跳；她转过头去一看，是秘密游击小组组长继芳。

“哎哟，是继芳姐——”大凤看见这姑娘，便忽地一下站起来，脸上漾出亲切的笑容，刚才的忧愁沉郁刹那间云消雾散了。

“大凤，你也到北地来啦，”那个叫继芳的姑娘也把自己的菜刀和篮子放下，偎依着大凤坐下了。

“你今天剜了多少呀？”继芳理着那被北风吹乱的黑发，望着大凤那微黄的脸，不经心地问道。

“剜了多少？哼！”听继芳问她剜了多少野菜，大凤情绪忽然又低落下来了，她把自己的篮子往继芳脸前一推说：“你看看吧！”

“大半天怎么才剜了这么几棵呀？”继芳翻了翻大凤的篮子，这样问道。

“哼！”大凤那充满着忧郁的眼睛望着前边的村庄说：“要是都这样指望剜野菜过日子，叫我說，还不如趁早搭条麻绳上吊死了好！”

“这是怎么想的啦，”继芳看了看大凤，只见她正低着头，用

手捏碎着地下那冰凉坚硬的小土塊兒，捏碎一塊，又捏碎一塊。繼芳低头想了一陣，明白了。她想：自从前几天王龙太又一次把王砦搶了个精光之后，大多数人家都沒东西吃了，可是能不能因此就把埋藏着的粮食扒出来呢？不，不能够！这正是上次敌人所以要把谷糠、紅芋叶子都搶光的卑鄙目的，它就是这样逼着你把地下的粮食扒出来，以便于它再来搶走。因此，支部才号召大家不动地下的粮食，去野地剗野菜，坚持下去。

“是难哪，在这种时候剗野菜，开天辟地以来，咱也許是头一遭兒，”繼芳說，“可困难不正是要我們克服的么，野菜是不大好找，可也并不是一棵也找不到啊！大鳳你看，我今天剗的比你剗的多的多呢，来，分給你一半！”說着，她就把自己籃子里的紅芋和野菜拿出一些来，放进大鳳的籃子。

“繼芳姐，你这是……”大鳳慌忙攔住繼芳的手。

“大鳳，算了吧！”繼芳笑着站起来，把籃子遞給大鳳：“这时候你倒分的清啦，忘了以前給我夺紅芋吃的事啦？”

“这和那不同嘛！”大鳳也笑了。

“走，”繼芳說，“趁天还早，找塊紅芋地再创一会！”

“走吧！”

两个姑娘往西北走去。繼芳比大鳳大一兩岁，身材也比她高半头，显得苗条而纖細，橢圓形的白皙的臉龐，透着微微的紅色，她头上頂着一塊白毛巾，兩根粗大的辮子甩在背后近腰的地方；神情举动也多少帶些大人气，走路稳稳实实，不像大鳳那样总愛觀前顧后。

“繼芳姐，”大鳳看看自己籃子里增加了好多紅芋，就問道，“你怎么创了这么多？”

“这就是俗話說的，‘天下無难事，只怕有心人’啊，”繼芳說，

“你知道，今年刨紅芋時，正碰上遭殃軍大進攻，都刨的不仔細，拉在地底下的很多，只要大伙都能好好來刨，是用不着發愁挨餓的！”

她們走到一塊紅芋地里刨了一陣，果然刨出了好幾塊。

“繼芳姐，”大鳳刨出一塊大紅芋，心里非常高兴。

“嗯，”繼芳專心地刨着，听大鳳喊她，她抬頭看了大鳳一眼。

“這可真不用發愁啦！”大鳳高兴地說。

“怎么的？”

“學你說的，咱們就光刨這拉在地下的紅芋吃，也能熬到明年過麥時啦。”

“唔，”繼芳瞪了大鳳一眼說：“你不是想搭條麻繩上吊去么？”

“嘿嘿！”大鳳找不出話來回答，一捂嘴笑了起來。

“嘿嘿什么，你这个丫頭，”繼芳說，“哭也是你，笑也是你，沒羞。還不給我快刨呢！”

就這樣一面說一面笑，一直刨到太陽落的時候，她們才踏着荒野地慢慢往家走。夜幕漸漸籠罩上來了，原野上瀰漫着一層潮濕的霧氣，沒有一絲風，天地間的空氣在這種冰冷的黃昏里就像被凝凍住了似的，世界好像死去了。

“轟隆隆，轟隆隆……”

突然之間從遠遠的西北方傳來了一陣震天撼地的轟响声。

繼芳、大鳳兩個姑娘像觸了電流似的，一下子楞在那里了，竹籃子不由自主地從胳膊上滑落下來，她們轉身向着西北，兩顆心都激烈地跳起來了。大鳳緊緊抱住了繼芳的肩膀，她們的身子都在微微戰栗。

“轟隆隆，轟隆隆……”响声越來越密，就像七八月里响在遠

方的陣雷一樣，這一陣聲音未落，那一陣又滾滾而來。

“繼芳姐，這一定是咱們野戰軍又打過來啦！”大鳳狂喜地搖着繼芳的肩膀。

繼芳瞪大着雙眼望着西北方，沒有回答大鳳的話。

“野戰軍同志，你們就狠狠地轟、狠狠地打吧！”大鳳止不住聲音的顫抖，“把那些可惡的遭殃軍都消滅干淨吧！”

自從湖西區變成了敵後，湖西人民沒有辦法聽到野戰軍的消息了，但幾個月來不斷從西北傳來的炮聲，卻把野戰軍和敵後人民連系起來，人們聽到炮聲，就知道野戰軍正和敵人戰鬥着，歼滅着敵人。

繼芳和大鳳兩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野地里站了多久，直到全身冷不可耐時，才往村里走。她們走到村北頭一看，哎呀，村頭上全是人了，大人、小孩、婦女、老人，幾乎全村人都跑到這里來了，誰也顧不得寒冷，都凝然站立、側耳傾听着。老年人耳朵不好用了，他們便彎下腰去，銀白的鬍子抖動着，把耳朵貼在地面上听。這麼多的人，誰也不說話，都是那樣緊張、興奮，預感着將有一個大的變動到來了。

在村頭上，繼芳和大鳳碰上了云妮，云妮一把拉住繼芳的胳膊說：“我的老天爺，你們跑到哪去啦，到這早晚才回來，我們幾個把全村都找遍啦，怎么也找不着；快走吧，全聖大叔在你家等你老半天啦！”

“啊！”繼芳也有些着慌，“云妮，什么事呀？”

“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云妮說，“反正是叫我們急着把你找回來！”

大鳳說：“繼芳姐，那我就回家去啦！”

“找的我也有你呀，”云妮拉住大鳳說，“你就想回家啦！”

繼芳說：“那就快走吧！”

她們三人小跑着往繼芳家里走。一進門，就見村支部書記王全聖和游擊小組的姑娘俊英、桂云、蓮妮、榮格等人都早已等着她們了。

“皇天爺，可算回來了！”俊英接過繼芳的籃子，看了看說：“啊，無怪今天回來的晚，刨回來的紅芋多嘛！”

“本來早就該回來了，”大鳳一見這滿屋子的人，就樂了，“叫大炮聲扯住腿啦！沒聽見么，轟轟隆隆，就像打霹靂雷。”

“不知道大叔有急事找我們，”繼芳對全聖抱歉似的笑了笑說：“在野地里耽誤的太久啦！”

“全村人不是都去聽炮響了嘛！”全聖笑着說。

繼芳母親給繼芳和大鳳打了打身上的土，一人遞給一個糠面餅子，也微笑着說：“餓壞了吧，大炮響再好听也不能擋飢呀！”

“糠面餅子！”大鳳接過來就咬了一大口，吃的又香又甜：“我有半個多月沒吃過這樣好的東西啦！”

等她們吃完餅子，全聖就把姑娘們集攏來，繼芳母親又出去給他們擔任了望哨去了。

“大炮響是都聽見了，”王全聖興奮地說，“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咱們劉鄧大軍^❶又打回來了！”

“啊！”眾人幾乎同時驚喜地叫了一聲。

“繼芳姐，我說了沒有，”大鳳說，“我就知道……”

“这下子可好啦！”

“可把他們給盼來啦！”

❶ 劉鄧大軍，劉伯承、鄧小平二將軍所率領的第二野戰軍，當時稱劉鄧大軍。

姑娘們安靜不下來了，各人都想訴說心里的話。

“先听我說，”全聖說，“野戰軍已經拿下了鄆城、巨野、嘉祥、城武等縣城，包圍了金鄉，很快就要攻打咱們這個單縣城。估計村西圍寨的王龍太區部一定要逃跑，縣委要我們區把它監視起來，它逃跑，就堅決消滅！”

“負責監視圍寨敵人的，有區武工隊和周圍十幾個村的民兵、游擊小組，我們接受的任务是監視圍寨的東南角，現在都回去帶武器吧，馬上到村西北角菜園里集合，要注意保守秘密！”

姑娘們都紛紛站起來，回家去取武器了。全聖對繼芳說：“明天一早我們要一起到區上開會，今晚游擊小組的活動咱們兩個分上下班負責吧，你剝了半天的野菜，够累的了，如果再一夜不睡，明天就沒精神開會了；上半夜由我來管，你管下半夜，到時候我派人來叫你！”

“反正我也是睡不着，”繼芳說，“上半夜我也一塊參加吧！”

“不，要想法子睡着，以後忙起來，想睡也沒時間睡了！”全聖說完就走了。

送全聖走后，繼芳就把自己的司登式沖鋒槍從地窖中找出來，擦拭了一陣，喝了一碗開水，背起槍來就往外走。

“哪去？”母親一把把她拉住了，“你大叔不是讓你前半夜睡覺么！”

“就知道是這，”繼芳小聲咕嚕了一句，笑着瞪了母親一眼，心里着急，可又沒有辦法。

“你說什麼？”母親好像沒听清似的。

“娘，我不困啊，你看我一點也不想睡，”繼芳笑着對母親懇求：“讓我出去看看吧，一會就回來！”

“不行！白天跑了一天了，明兒一早還得去開會，今兒半夜還

得起来……”母亲一面說着，就硬把繼芳拖到床前头来了。

“人家越說不困，非逼人家睡不可，真是的！”繼芳气的撇着嘴，只得上床睡覺了。

二

大炮的轟隆声整整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还黑蒙蒙的时候，王全聖和繼芳就起身到区上开会去了。区委会住在王砦东南六里的李庄，太陽剛冒紅时他們就赶到了。

区武工队战士大胖正在村西北角站崗，他注視着这两个从对面大路上急急走来的人，走在前边的是个矮个子，穿一件黑大袍，腰里扎根帶子，右手像是拿着一管竹根烟袋，走路一撞一撞的，滿身都是勁；紧紧跟在他后边的是个年輕姑娘，头上頂一塊耀眼的白毛巾。

“嗨！这倒像是我們村的全聖大叔和繼芳姐！”当他們漸漸走近的时候，大胖認出了他們，心里可高兴了，可是他却嘩啦一声拉开了槍栓，大声喊道：“干什么的？站住！”

王全聖和繼芳一怔，急忙站住，大胖哈哈地笑起来，跳出掩体，跑到他們面前兴奋地說：“大叔，繼芳姐，我早就認出你們啦！”

“那你怎么还大声叱呼，”繼芳笑着說，“吓了我们一跳！”

“嘿嘿，我故意吓唬你們一下，”大胖笑着說，“大叔，繼芳姐，几个月沒看見你們啦，你們好啊？”

“我們好。你們分队的小伙子們都好吧？”全聖說，“王書記住在哪里呀？”

“和我們隊長住在一起。”大胖指着村子里說，“进村往南，到东西街上往东一拐，第三个門就是，他們住堂屋。大叔，繼芳姐，

开完会到我們分队去玩吧，想你們都想坏啦！”

“好吧，我們一定去！”繼芳回过头來說。

他們到了东西街上，頂头碰上了区委書記王杰的通訊員小楊，他正端着一簸箕小米和紅芋从一家大門里走出来。

“小楊，端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全聖招呼着小楊。

“哎哟，王支部書記，繼芳同志，是你們啊！”小楊热情地說，“跟我走吧，我知道你們是来开会的。”

他們到了武工队队部住的院子，小楊到厨房做飯去了，全聖和繼芳就往堂屋走来。区委書記王杰和武工队隊長李友佃正在堂屋东間圍着一盞已失去了光芒的豆油灯商量事情，看見他們进来就都站了起来。

“你們来的好早啊，”王杰和他們握手，友佃拉条凳子讓他們坐下，就喊来小楊讓他再去領两个人的米面。繼芳走过來說：“小楊，我帮你去做飯吧！”

“我倒是欢迎的很，怕的是有人不讓，”小楊嘴里嘟嚕着，还尽往王杰、全聖那里瞅。繼芳說：“剛才王書記說啦，早晨不开会，我又沒有別的事，誰不讓我帮你做飯呢？”

“誰？人！”小楊对繼芳做了个鬼臉，就又对着东間說：“王支部書記，一分队的‘活宝’們来看你們哪，他們在院里等着不敢进来，沒事你出来一下吧！”然后他又小声对繼芳說：“繼芳，志永也来了，你說他肯不肯讓你帮我做飯吧？嘿嘿，繼芳同志，你也沒心做飯了吧！”

“調皮鬼！”繼芳笑着瞪了小楊一眼，就随着他走出来，全聖也出来了。

四区武工队原是国民党軍侵占了湖西地区之后，才組織起来的，它的成員多是从本区各村的优秀民兵中选拔出来的。王碧

的民兵在全区很出名，当武工队一开始組織时，他們就集体报名参加，編成了一个分队；近两个月来，因为王碧安上了伪区部，他們一直沒能回过家，对村里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今天一听说村里来人了；他們就跑到队部来找了。

“啊哈，原来是你們哪，”全聖看見一分队的战士，高兴地大笑着說，“小伙子們，当了几个月武工队，精神起来啦，啊，换上了美式装备，了不起啊！”

一分队的战士們轟的一下把他們圍起来了，有喊大叔的，有喊繼芳的，也有喊繼芳姐的；志永——繼芳的未婚夫提議到他們分队去玩，請他們吃窩窩头、喝紅芋糊粥，全聖、繼芳正要跟他們走，王杰出来叫住了全聖，說有些事要跟他談，全聖只好留下来，繼芳便跟战士們到一分队去了。

一路上，战士們又蹦又跳地簇拥着繼芳，問这說那，非常高兴，可繼芳却难过起来。她看見本村这些战士們就不能不想起不久之前，被王龙太杀害的本村的亲人和同志，——整整杀害了十八口呀，在这十八口死难的亲人中，就有八口是这些战士們的父母、哥哥、兄弟、姐姐和妹妹，这，战士們还不知道哪。“唉，唉，我該怎样把这些悲痛的消息告訴他們哪，我該怎样和他們說、怎样和他們講哪？”繼芳的心里乱騰騰的，她想像不出自己給他們講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她害怕他們过份的悲痛，害怕他們会受刺激太重；但是能瞞着不告訴他們嗎？他們会問的，自己又不会撒謊；再說，这样的事，你見着了他們又怎能不告訴他們呢！

繼芳看了看走在自己前后左右的战士，志永走在最前边，他还和从前一样，不大爱說笑，走路仍然那样踏实和显得精力飽滿。唉，志永，志永，直到現在你还不知道你的父母和妹妹小蘭妮都已惨死于王龙太之手啊！她看到德田、李清林、鉄柱、德岁、

三喜、二黑、二賴、元孩这些同志也都和从前一样的强健和乐观，只是几个小鬼，像二黑、元孩、二賴、三喜，更像大人了，这該是战斗生活給他們的鍛煉吧！

他們來到了一分队住的院子，这时候忽然从厨房里跑出一个膀寬腰粗、大头方臉的战士来，他兩只手沾滿了面絲，赤紅的臉上堆滿了笑容，一把抓住繼芳的手喊道：

“哎哟，这不是繼芳’……全聖大叔哪？”

“牛犢哥！”繼芳也紧紧抓住他那双沾滿面絲的粗大坚 硬的手，高兴地說：“你怎么当起大师傅来啦？”

繼芳这句本来是無意的話，却引的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們武工队沒有炊事員，”牛犢也笑着說，“大家輪流做飯，今天該我值星，等会吃我做的窩窩头吧，看看我們做飯的本事鍛煉的怎么样啦！走，屋里坐吧！”

看見牛犢后的快乐只一瞬間就消失了，繼芳想起他的母亲惨遭杀害的情景，她的心馬上又变的沉重起来。

“繼芳姐，全村人都还好吧？”他們來到屋里后，元孩这样問着繼芳，这正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因此誰也不說話了，大家都看着她，等待着她的回答。

“都好！”繼芳順口答了一句，她的心怦怦乱跳着，不知道該怎么說了。

“窩窩都蒸到鍋里了么？”分队長李志永見牛犢也坐了下来，就这样問牛犢道。

“蒸到鍋里了，紅芋也切好了。”牛犢說，“我已托房东老大娘給看着火，誤不了飯的！”

“繼芳，你就給我們談談村里情况吧，”志永对繼芳說。“你知道我們离开村子几个月，一直在外边活动，得不到村里的消息，

大家都挺挂念的！”

“好，我講，”繼芳点点头，虽然这时候她不敢看志永，但她能够感觉到从他那里射来的兩道明亮的目光，她尽力平抑住心头的悲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一种責任感支持着她，要她講話的效果只准好、不准坏！

“我觉得我應該对你們說实話，我想把咱們村这几个月發生的大事都告訴你們。”繼芳开始說，她惱怒着自己的声音不該那么低和那么發顫，但她没办法改变它，只得接着說下去：“咱們都是从小在一村長大的，我不能把一些和你們最有关系的事瞞着你們不講；你們現在担負着重要的任务，說不定哪一会都会拉出去参加战斗，我怕我把村里情况都講了之后，你們会受不了，会耽誤你們完成任务……”

战士們从繼芳的神情举止和她的这几句話里，已經能預感到村里發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了，更焦急地等待着她講下去。志永看了看战士們說：“繼芳，你不用担心，講下去吧！”

“好，”繼芳接着說，“咱村逃亡地主王龙太，帶着还乡团从徐州回来了，單县縣長时錫九派他当了四区区长，他就把他的区部安在咱們王砦村西边的大庙上，又在大庙周圍盖了很多碉堡、炮楼，挖了海壕，扎了鹿砦，从此之后这座大庙就变成了一座杀人的閻王殿。地主还乡团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村里凡是当过村干部，参加过民兵、农救会、妇女会、姐妹团的，他們都要杀；他們把我們的人集合起来用机关槍扫射，一坑十几个十几个的活埋，在四区光死在王龙太手里的就有好几百口，光咱們王砦，大人小孩就有十八口……”講到这里，繼芳忍不住眼泪簌簌，她講不下去了。

望着泪痕滿面的繼芳，几个小战士都低下了头，抹起眼睛